



舒文著

F U LAO LAO

福姥姥

改革开放四十年

首部直面独生子女家庭健康养老的长篇小说

当更年期的亲生女儿退休后遇上内心浪漫依旧却身患“幻听症”的母亲时，一连串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发生了……小说故事一波三折，娓娓道来：人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坚信有人还爱我，把日子过成自己所喜欢的样子；人生最大的成功，就是能健康地活着。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

舒文
著

福姥姥

F U LAOLAO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福姥姥 / 舒文著. —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
2018.9

ISBN 978-7-5205-0505-5

I. ①福… II. ①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198525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6 字数: 248 千字

版 次: 2019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第一章 梦抵达的地方，同样刻骨铭心 / 1
- 第二章 打不开的心结 / 6
- 第三章 你的出现，盘活了我的感情世界 / 12
- 第四章 人生没有对错，只有承受 / 18
- 第五章 愿望本身如同一个召唤 / 24
- 第六章 螺蛳壳里的道场，排场不开 / 28
- 第七章 人生最大的幸福，就是坚信有人还爱我 / 32
- 第八章 把日子过成自己所喜欢的样子 / 38
- 第九章 我去北京串个门 / 42
- 第十章 父亲是挡在她与死亡之间的一道帘子 / 47
- 第十一章 亲情的疏离是切肤的伤痛 / 51
- 第十二章 爱情的抵押品就是婚姻 / 55
- 第十三章 梦想还是要有的，万一实现了呢 / 59
- 第十四章 这世界上没有安心的人 / 65
- 第十五章 婚姻是两把烧出来的灰 / 71
- 第十六章 要生存就要进取，要成功就要坚强 / 77

- 第十七章 这个白天注定不安分 / 81
- 第十八章 尽心了，无论结果如何都可以 / 87
- 第十九章 人老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心老 / 92
- 第二十章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 / 98
- 第二十一章 有一种缘分叫安排，有缘自然相见 / 104
- 第二十二章 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，苟且地活着 / 112
- 第二十三章 做自己认为对的事情，就已经足够了 / 118
- 第二十四章 镜子是个有魔力的东西 / 124
- 第二十五章 老人如我，向往外面的世界 / 129
- 第二十六章 越不希望发生的越容易发生 / 137
- 第二十七章 厄运，在人生的旅途中难以避免 / 144
- 第二十八章 善良的底线是恻隐之心 / 152
- 第二十九章 人生最大的成功，就是能健康地活着 / 159
- 第三十章 做任何事情都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/ 165
- 第三十一章 不要为未发生的事情拧巴儿 / 173
- 第三十二章 不要只懂得过生命，不懂得过生活 / 180
- 第三十三章 人是为爱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而活着 / 186
- 第三十四章 陪伴是最好的孝顺 / 191
- 第三十五章 人生说到底，活的是心情 / 198
- 第三十六章 能见到你就是最大的幸福 / 206
- 第三十七章 缘来天注定，缘去人自夺 / 212
- 第三十八章 马头琴虽老，仍能奏出好曲子 / 219
- 第三十九章 心存爱，不孤独 / 224
- 第四十章 幸福就是找一个温暖的人过一辈子 / 230
- 第四十一章 有您的地方才叫家，守着您是天大的事 / 237
- 第四十二章 愿天下人活出别样的精彩 / 243

梦抵达的地方，同样刻骨铭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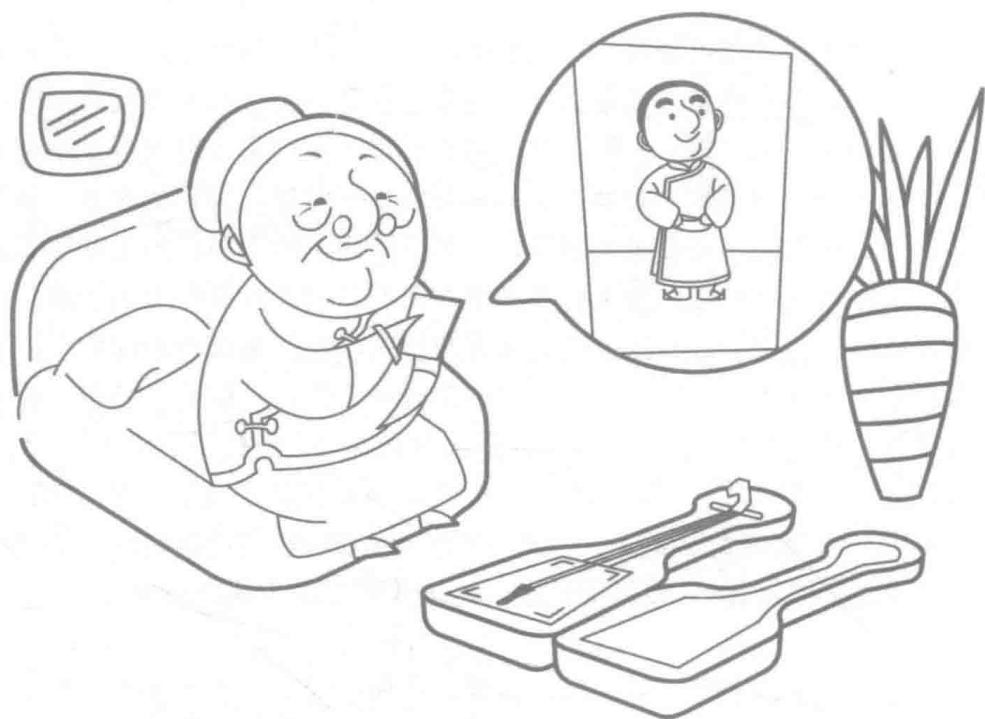
一辆勒勒车形状的月亮船，从天而降，落在一望无际绿茵茵的、开满萨日朗花（蒙古语，山丹丹花）的草原上。身穿红色蒙古袍，扎着紫红色腰带的新郎，从月亮船上下来，跨上一匹白马，向着一座洁白的蒙古包飞奔。她身穿一件红底镶满金边的蒙古袍，黑得发亮的麻花辫垂在胸前，辫梢上系着一根红头绳，手捧着蓝色哈达，站在蒙古包前，望着飞驰而来的白马，脸上洋溢着甜蜜的笑容。太阳光照射在她的身上，感到暖融融的。望着骑在马上新郎，她使劲地睁开眼睛，试图透过刺眼的光线去看清他的脸庞。新郎渐渐地近了，五官的轮廓越来越清晰了，她的笑声在空中回荡……突然，一位脸上长着一颗大黑痣、头戴大红花、手提大烟袋、身穿红袄绿裤的媒婆，抓住了她的头发，“你敢违抗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走，跟我回去！”她昂首挺胸，毫不示弱，“除了他，我谁也不嫁。”一群人蜂拥而上，死死地拖住她的胳膊。她哭喊着：“让我嫁给他吧！求求你！求求你！”新郎不见了，她挣扎着，泣不成声……

元旦之夜，吉日格勒（蒙古语，幸福）从梦中惊醒，在片刻的朦胧中，一双眼睛半闭半开，凝望着黑暗中色彩的变幻，凭着一闪而过的意识的微光渐渐清醒。她口干舌燥，喘着粗气，出了一身细汗，身体麻木得无法动弹。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抓着床单，直到彻底清醒，才慢慢松开了手。在旋涡般的黑暗中，她那双陷在眼眶里，像两口小井一样的黑眼珠转动不止，终于闪出亮光来。她坐起身，抓起床头柜上那杯凉白开，一口气灌下半杯，才放下杯子。

“天神之声”由远及近，还是那般具有磁性，“你又做了那个梦？”她深深地叹了口气，“哎，又做了那个梦。”她慢慢躺下后，用枕头捂住脑袋，可还是阻止不了思想。整整一年了，在孤独寂寞的日子里，这个梦境时常再现，而“天神之声”在她焦虑、忧伤、恐惧、痛苦之时，就会来到身旁，像臆想中的人一

样存在着，成了不可或缺的“聊伴”。

吉日格勒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她越不去想，那个梦境越是要从潜意识的深潭中浮出，所有的细节清晰起来。她忘不了草原上那些小路、河流、山峦，忘不了那回不到起点的梦想，更忘不了在梦中她还在为他哭泣……她自言自语，“这个梦境，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为什么总会重复出现？”不可否认，她在梦中毫不费力地回到了从前，重新体验年轻时常常幻想的婚礼场面。她百思不得其解，最终只能将这个梦归结为自己白天太消闲了。还自我安慰，梦是反的，如果好事将尽，就是福兮祸所伏；如果坏事将尽，则苦尽甘来；梦见自己



在梦中哭泣，意味着会有好消息。尽管她知道一切毫无希望，可还在期待着。其实，她不明白，一个人睡着时，周围萦绕着时光的游丝，岁岁年年，日月星辰，有序地排列着，正是她所追求的“婚姻自由”带给了她心底的纠结，才使她重复做着同一个梦。

还是睡不着，思路倒比以往清晰了许多。“天神之声”突然又冒出来，吓了她一大跳。“梦中的新郎究竟是谁？”她吞吞吐吐地，说：“看不清他的脸，我也搞不清楚。”她又竖起耳朵听了一会儿，“您让我搞清楚？噢！谢谢您的提醒。”

吉日格勒睡意顿失，想到了新郎，也想起了自己的嫁衣。她一个鲤鱼打挺，

翻身下床，动作敏捷地像年轻时候一样。她打开房间里的顶灯，搬来一把椅子，站在上面，从大衣柜顶上摸出一把钥匙。又从椅子上下来，用钥匙打开衣柜门，准备盘点一下自己的家当，这还是她丈夫苏子文去世十年来的第一次。柜门一开，堆积着的大大小的包袱，像被禁锢已久的小丑，没等邀请，就自动跳将出来。她从地上拾起一个个包袱扔到床上，直到把整个柜子腾空，才盘腿坐在床上，打开包袱。每个包袱里都是衣服或布料，她打开一个，翻动几下，见没有自己想找的东西，就包好了放回衣柜去。折腾了好一阵，只剩最后一个包袱了，她自言自语，“明明放在里面，怎么会没有？”她有些迟疑地打开这个包袱看，“啊，它在这儿！”一件红底镶着金边的蒙古袍，把她的眼睛都照亮了。这正是梦中她穿在身上的那件衣服——她的嫁衣啊！她拿起衣服在身上比试着，显然她比初嫁时胖了许多。抖动中，一张照片滑落在地上，她弯下腰去拾，感觉腰背发僵，只好屈膝蹲下，拾起照片，放在床上。急忙把最后一个包袱扔进去，把衣柜锁了，又站着椅子，把钥匙藏在柜顶上。这一系列动作十分娴熟地完成之后，她才找来老花镜戴上，从容地坐在床上，仔细地端详起来：这是一张微微泛黄的黑白照片。照片上的小伙子，留着小平头，眉毛浓密而整齐，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，眉宇间流露出一种风流倜傥的英俊气息，挺直的腰板穿着蒙古袍，扎着腰带，显得格外精神。她端详了半天，就像心房里放着卓别林的无声喜剧片一样，嘴上笑出声来，发出鸽子般的“咕咕咕”声，还伴着一种奇妙的激动，轻盈而明亮。

“天神之声”又响了起来，“你找到他啦？”她笑着说，“我终于想起来了，他是巴特尔（蒙古语，英雄），我的初恋情人。”

想起了巴特尔，吉日格勒又想起了许多事情。她“腾”的一下跳到地上，又搬过那把椅子，站上去，在柜顶上来回摸索，终于拉出一卷报纸包着的東西。灰尘那些地球上永不疲倦的旅行者，被从数十年的沉睡中惊醒，在灯光的照耀下，以不同的速度翩翩起舞，然后很不情愿地落到地板上。

吉日格勒将东西放在地上，解开捆绑的绳子，拆开包着的报纸，露出一个长长的金黄色的盒子。打开盒子，里面躺着一把怪模怪样的琴。这正是蒙古族历史上较为悠久的一种特殊的弓弦乐器——马头琴，蒙古语称“绰尔”。琴身木制，长约一米，有两根弦，共鸣箱呈梯形。相传有一牧人怀念死去的小马，取其腿骨为柱，头骨为筒，尾毛为弓弦，制成二弦琴，并按小马的模样雕刻了一个马头装在琴柄的顶部，因此而得名。吉日格勒用手抚摸着，那琴与普通的马头琴并不一样，形状很奇特，弦、杆、弓、厢以及马头，披着厚厚的污垢。那污垢，像一部族谱和史书，她仿佛从中看到了当年的游牧迁移，仿佛听到了如

泣如诉的蒙古族长调，仿佛看到了年轻时，她和巴特尔在草原上策马奔驰的身影。这把马头琴陪伴吉日格勒多年，感觉它的声调如江河水一样清澈，如马奶酒一样不伤人。

吉日格勒情不自禁席地而坐，把琴捧在手上，用手弹了下琴弦，发出一阵声响。她想起，这琴是巴特尔送给她的。确实事情已经过去了好多年，那些人和事还像灰尘一样蒙在她的心上。穿行在风尘中的人啊，谁能达到“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”的境界。

那时，吉日格勒所在的旗乌兰牧骑到她的家乡附近的草原上为牧民演出，她的父母亲和巴特尔都来看节目了。巴特尔穿着一件绿衬衫，扎着红领带，一边斜挎着一个酒壶，一边斜挎着一个手电筒，怀里还抱着一把马头琴。他席地而坐，每演完一个节目，他就喝彩一阵，再喝上一口酒。吉日格勒唱歌的时候，他却没有鼓掌，只一个劲喝酒。演出结束后，吉日格勒找马车夫送自己的父母亲回家，却不见了巴特尔的身影。队长拿着一把马头琴，对她说：“巴特尔送给你的，他说，你唱歌的时候用马头琴伴奏更好听。”吉日格勒接过琴，问：“他人呢？”队长说：“把琴交给我就走了。多好的一把琴，这可是雪中送炭啊！”当时，他们乌兰牧骑的乐器只有手风琴、二胡和笛子，正缺一把马头琴。吉日格勒将这把琴视为珍宝，她用苏子文照相用过的装相纸的盒子，粘了一个长方形的大盒子，又做了一个棉垫子，将琴包好放在里面。从那以后，吉日格勒再演唱蒙古族歌曲时，都是由这把马头琴伴奏的。后来，她生了苏哈玲，每次去农区和牧区演出，她身边总是带着两样东西：一个是琴，一个是孩子。往往是她在前面演出，哈玲却在那个琴盒里睡着了。

那个琴盒早已不在了，这个琴盒是生活好转后买的。离开乌兰牧骑后，就再没有弹奏过。在乌兰牧骑演出时，她常常唱起的那首源远流长的内蒙古乌拉特民歌《鸿雁》，想到这儿，她情不自禁地哼唱起来……

鸿雁天空上/对对排成行/江水长/秋草黄/草原上琴声忧伤。

鸿雁向南方/飞过芦苇荡/天苍茫/雁何往/心中是北方家乡……

房门被撞开了，苏哈玲怒气冲冲地闯进来，将吉日格勒从深情的演唱中惊醒，她望着女儿直愣神……

苏哈玲以为自己看花了眼，揉了揉眼睛，定睛一看，自己眼中那位爱干净的母亲，居然坐在地上，周围落满了灰尘。她忍无可忍，扯着嗓子，喊道：“老妈，你发什么神经，对着一把破琴怀旧哇！地上全是土，脏死了，快起来！”

苏哈玲一边把母亲扶起来，一边抓过那把琴扔在地上的盒子里。

“你别动我的琴。”

“半夜三更的，你闹出这么大动静，还让不让人活啦？”

“你说啥？我没戴助听器，听不清！”

苏哈玲觉得母亲发出的声音含糊不清，但她没有心情细想，继续发泄着不满，“也不知道你是真聋还是装聋？好听的话，你听得可清楚呢！自己做错了事儿，就装傻！烦死人啦！”苏哈玲嘟囔着，摔上门，上厕所去了。

吉日格勒虽然耳背，但看见女儿面有愠色，判断出是在责怪自己。片刻之前的欣喜受到了彻底的破坏，有点晕头转向。她拿起床头柜上的电子闹钟看了一眼，时针指向三点，“我醒得真是太早了。”

吉日格勒将琴盒拿到床上放好。她再不敢乱动，只能关了灯，躺在床上。可是，她一闭上眼睛，那副身穿蒙古袍、五官端正的尊容便堂而皇之地飘过来，他的神色总是那么兴高采烈，那么从容不迫。她知道，照片上的他，那把琴，连同那梦境，都是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反射过来的景象，似乎当年所埋下的儿女之情还在，所承载的离情别绪还在。

在像电影一样的回放中，吉日格勒的脑仁又疼了起来，头昏神疲，浑身乏力。她说了句，“真要命！”就半躺着拉开床头柜的抽屉，摸出一个药瓶，拧开盖，用手指摸出一片药，放入口中。先拧上瓶盖，把药瓶放回原处，才伸手端起刚才喝剩下的半杯水，把药片送服下去，这才躺下身。

经过反转悱恻之后，她又进入一个凄凉的梦境……

打不开的心结

苏哈玲从夜用加长版的懒觉中醒来，感觉家里静得似乎地上掉根针都能听到。她伸了个懒腰，揉着眼睛从卧室走出来，“我说怎么这么安静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，没有人在耳边唠叨的感觉真是太好了！”

苏哈玲退休，举家回来陪母亲同住，已经有两个月了。彼此的不适应是从早上开始的。母亲吉日格勒信奉的一句老话是“早睡早起身体好”，她也是一直这么教育女儿的。可苏哈玲信奉比较时髦的一句话是“男靠吃女靠睡”，她也是这么教育自己的儿子的。所以这矛盾就来了，一个要早睡早起，一个要晚睡晚起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互相影响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每天早晨，只要苏哈玲没有按点起床，母亲就在她的卧室门口一遍一遍地喊：“哈玲，太阳照屁股了，该起床了。”苏哈玲嫌母亲吵了她的觉，就用被子捂住头，假装没听见，翻个身，继续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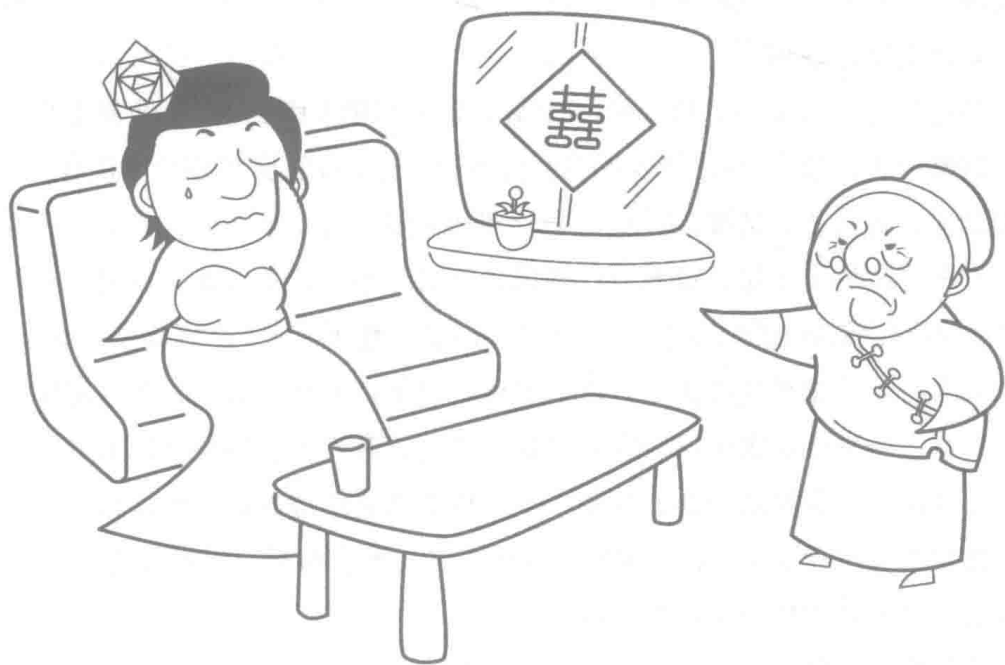
以前上班“朝八晚五”没有办法，只能在节假日里睡到自然醒，然后打扮得美美的出门，邂逅美好的生活。在苏哈玲看来，这才是最大的幸福和享受。现在每天都过着没有闹钟束缚的日子，任性的苏哈玲还是控制不了体内的洪荒之力，就是喜欢睡到太阳晒屁股，母亲来充当活闹钟都没有用。她和所有的爱睡懒觉的女人一样，觉睡足了，黄脸色、黑眼圈、下眼袋、粗毛孔，通通和她“拜拜”啦。只是身体有些丰盈起来，这样也好，即使生命枯竭，也可在优雅中老去。

苏哈玲站在客厅的地上，阳光透过玻璃照在身上，有一种暖暖的感觉。光线照射在家具上，显得格外陈旧。紫罗兰色的丝绒沙发，已经塌了绒，颜色也似是而非了，她在沙发上坐下来，有塌陷的感觉；玻璃茶几的一条腿坏了，是

用胶粘上去的；电视柜上的漆掉了几块。

元旦过后，春节就临近了。中国人有一个传统的习惯，就是年终要进行大扫除，北方称“扫房”；南方叫“掸尘”。就是在扫尘之日，全家上下齐动手，用心打扫房屋、庭院，擦洗锅碗、拆洗被褥，干干净净迎接新年，其寓意就是“除旧布新”。

苏哈玲想，反正春节前要进行“大扫除”，不如早点动手，把房屋简单装修一下，换一些新家具。在她看来，房子装修是家庭的重大事件。房子装修的好坏，不仅关系到自身的舒适，而且代表着你的品位。客人第一次走进家门，会



忍不住打量房子的大小和装修风格，并以此来判断主人的品位。

一直以来，吉日格勒对在青城能有她这样的房子住，还是很满意的。比起那些把房子腾出来给子女孙结婚用，自己没有立身之地的老人家来，她能不知足吗？她独居的时候，觉得一个人住九十多平方米的房间太大了。有一段时间，曾产生过一个念头，想把一间卧室租出去。她这么做，不是为了能收多少房租，而是为了化解自己的孤独感。她常常想，如果有个人和自己一起住，万一哪天自己摔倒了，也能被及时发现，对她也是个照应。这一想法，被苏哈玲轻而易举地 Pass 掉了。

“你把房子租出去，我们回来看你，住马路上吗？”

“家里多了个外人，多别扭哇！”

那时，苏哈玲没有想到的是，“空巢”是许多老年人生活的常态。他们想以房屋免费居住来换取陌生人“精神赡养”的做法，虽然出于无奈，但也未必不是一种朴素的生活和生存智慧，是一种积极的“精神自救”。苏哈玲有自己的想法，如果把房租给一个心怀不轨、欺负老年人年老体衰，而有什么其他企图的人怎么办？如果对方是个比较自私的人，只是希望占免费租房的便宜而对老人不管不顾？那么，留给老人的只能是失望。苏哈玲明显地感觉出了母亲的孤独和寂寞，但她简单地认为，退休以后，就能回来陪母亲了。现在母亲身体健康，只要保证她衣食无忧就足够了，而没有积极采取措施，从根本上解决帮助母亲排解生活上的孤独感。

苏哈玲笑容满面地对母亲说，“老妈，在买不起大房子之前，我想先把这个房子装修一下。”她兴高采烈地说出了自己的规划，却遭到了强烈的反对。吉日格勒既像自言自语，又像在对女儿说，“总有一天，你会明白，住在几十平方米和几百平方米的风子里，孤独是一样的。管它好不好，我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了。”她不同意装修的理由很充分，什么人老了忘性大，变了之后就找不到东西，感觉太乱；什么家里也没人来，凑合着住就行了，省钱又省心；什么老房子装修，会对人体造成伤害……。吉日格勒一说完，就回自己的卧室，关上了门，没给女儿留一点争辩的机会。其实，吉日格勒的真实想法是：你才回来几天，行事越发的无所顾忌了。打着装修房子的幌子，和我叫板，唱对台戏。我的家，我做主，绝不允许你对我指手画脚。

苏哈玲知道母亲反对，也只能暂时作罢。

这天夜里，吉日格勒一觉醒来，就怎么也睡不着了。她披了件外套，灯也没开，就摸索着走进客厅，刚在沙发上坐下，睡在阳台上狗窝里的爱犬钻石便跑过来，将两只前爪放在她的膝盖上，她就将它抱在怀里。

老伴苏子文去世后，一直是宝贝外孙子安逸陪着她。安逸考上大学走之前，怕姥姥孤独寂寞，就用自己积攒下来的压岁钱买了一条“迷你雪纳瑞”宠物犬。他觉得这个“汪星人”太可爱，太珍贵了，就取名叫钻石。他用了一个多月，把钻石训练得很懂规矩，不在家里拉屎撒尿，也不在家里乱跑乱叫，才放心地走了。

安逸走后，有了钻石的陪伴，吉日格勒便不参加任何聚会，所以也没有多

少可以交心的朋友。人是社会化的动物，可想而知，孤独寂寞对她人体的伤害是超乎想象的。

客厅迎街的窗帘未拉，有微弱的光线照进来，所有的东西朦朦胧胧的。虽然看不太清楚，但她对家里的一切再熟悉不过了。她看看这个家，用手摸摸沙发，哪样东西都像她的亲骨肉。它们就像钻石一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陪伴着她。想到也许有一天，它们将义无反顾地弃她而去，就纠心地痛。她不由自主“呜呜”地哭了起来，她不知道是哭死去的丈夫，还是哭她自己。

吉日格勒越哭越伤心，越哭声越大。哭声先将睡在隔壁房间的安泰然惊醒，他推了推苏哈玲，说：“你听！似乎老妈在哭。”苏哈玲起身，拖鞋也没顾上穿，光着脚跑进了客厅，顺手打开了灯。她看见母亲抱着钻石，已哭成了泪人，一时间愣住了，这是她第一次看见母亲流泪。

“老妈，我出嫁的时候，你也没流一滴泪。这半夜三更的，你又出啥幺蛾子？”

苏哈玲不知道，正是她的婚姻，使彼此间的矛盾犹如爬山虎一样，长满了母亲的心房，那些藤蔓缠绕成了打不开的心结。此刻，苏哈玲的这句话，像一根导火索，引爆了吉日格勒沉积多年的愤怒，她忍无可忍地爆发了。

“你还好意思说，好好想想你是怎么嫁出去的！”

苏哈玲此刻才明白，母亲那个打不开的心结，就是她嫁给了安泰然，这个母亲极不满意的人，而且还是远嫁他乡。

苏哈玲出嫁的那天，母亲给她穿上婚纱后就消失了。无意间，她看到父亲苏子文穿着笔挺的西服，背对着门外的喧闹。他一只手扶着身旁的椅子，低着头默默地看着椅子，那种落寞寂静的情景令她一阵心酸。

出门的那一刻，苏哈玲想起了那句“父母在，不远游”的老话，后悔了自己的远嫁，她哭了。

母亲从另一个房间走出来，用高八度的声音训斥她，“你哭什么？狼心狗肺的东西。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的水，就当我没生养过你这个女儿。”

听了母亲的话，苏哈玲哭得更凶了。

父亲送她出门，说：“不要哭，你妈这是舍不得你！爸爸妈妈希望你永远笑着。”

那天，苏哈玲坐在婚车上，哭了一路。

“你绞尽脑汁要嫁给他，为了逼婚，你不惜生米煮成熟饭，丢人现眼。现在好了，都土埋半截的人了，落了个无家可归。别打着回来照顾我的幌子，回来蹭吃蹭喝。从你嫁出去，你对我们不管不顾，还不如我这满屋子的家具，更不如我养的钻石这条狗。”

苏哈玲出嫁二十多年回来，发现母亲的脾气还是一点没变，说话专门揭短，专向人的痛处戳。尽管在这一点上，苏哈玲就是母亲的翻版，但和母亲比，她也甘拜下风。

苏哈玲如愿以偿地嫁给安泰然之后，自己可以说他不好，别人绝对不能说他半点不好。她听了母亲一番刻薄而绝情的话，感到无地自容。她吼出一句：“好心当成驴肝肺，你还是我亲妈吗？”就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。

安泰然走过去扶起她，说：“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们明天就搬出去。”

苏哈玲的哭声戛然而止，愤愤道：“对，搬出去，不要像口香糖一样黏在人家鞋底下，让人心烦。”

第二天，苏哈玲就在对面的楼上租了房子，等吉日格勒出去遛钻石的时候，她和安泰然回去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搬了过去。

吉日格勒的心也不是铁打的，苏哈玲和安泰然在家住的时候，看着他们整天在眼前晃来晃去，一副无所事事的样子，是很心烦。但他们搬出去之后，她方知过分，心里像住进了二十五只老鼠，百爪挠心。每天靠安眠药过闭上眼睛的日子，靠面壁打坐过睁开眼晴的日子。唯一的好处，是她面壁时，又可以肆无忌惮地和“天神之声”对话了。“他们住在我的家里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把我的生活搅得一团糟。两个人什么正事都不做，不是上网聊天，就是打麻将、玩游戏。安逸大学毕业，都该娶媳妇了，要钱没钱，要房没房、只有一辆破车，我都替他们急。”她听见“天神之声”对她说，“急也没用。”她接着说，“你说，这是我的错吗？自己的孩子倒成了掉进灰堆的豆腐——拍不得了。”她分明听见“天神之声”，“不是你的错！”她更加肯定道：“这样也好，我反倒落了个清静。”

把吉日格勒将女儿、女婿从家里赶出去当“丑闻”传播开来的，是她的“知心大姐”齐大妈。有一天，齐大妈来找苏哈玲打麻将，吉日格勒就和她说了一些掏心窝子的话，让她评评理。俗话说，“家丑不可外扬！”显然，吉日格勒犯

了大忌。齐大妈中年丧夫，含辛茹苦把儿子李继生拉扯大。他大学毕业后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、美满的婚姻，却“娶了媳妇忘了娘”。齐大妈孤身一人与吉日格勒同病相怜，成了知己。苏哈玲的归来，使吉日格勒过起了“衣来伸手、饭来张口”的舒心日子，齐大妈看着眼热，用一句网络流行语来说，就是“羡慕嫉妒恨”，一种夕阳西下、处处不如人的惶恐不安的心理油然而生。俗话说，“养儿防老”，自己是有儿子的人，她不想吉日格勒比自己强。通过她一传十、十传百，很快认识的、不认识的人，都知道小区里有个“恶老妈”。如今，电视剧里有一些“恶婆婆”的形象，现实生活中真有这样的人，已司空见惯，不足为奇，这“恶老妈”的名声让人接受不了，让人怀疑起她的人品问题。于是，对吉日格勒的称呼，背地里也由“福姥姥”变成了“恶老妈”。

你的出现，盘活了我的感情世界

苏哈玲租的房子虽说是两室一厅，但两室都被房东锁着，租给她的只有一厅。他们的活动空间除了住的地方，就是卫生间和厨房。一日三餐，都由安泰然来做，苏哈玲无事可做，闲得发慌。

俗话说，人闲生余事，驴闲啃槽帮。一想到母亲说自己“无家可归”，苏哈玲就越看自己的老公越不顺眼，有气就往他身上发。一张嘴数落他就是“啥也指靠不上”，说的次数多了，就成了她的“口头禅”。安泰然的耳朵都听出茧子。幸亏他向来就风趣幽默，否则早被她的“精神虐待”折磨死好几回了。他说，“以前，你冲我发脾气，我会很淡定，你的大姨妈来了；现在，你冲我发脾气，我很纠结，你的大姨妈没来。”他还不断开导她，“我们搬出来住，老妈肯定过意不去，说不准哪天就回心转意，来求我们搬回去呢。”

苏哈玲接过他的话，“搬来搬去，还不都是因为你。你说，当初我妈那么反对，我怎么还是死心塌地嫁给了你？”安泰然苦笑了一下，“你后悔啦？”

在婚姻生活中，安泰然毫无自己的地位，老婆才是家庭真正的主人，拥有完完全全的经济支配地位。这种没有人格、缺乏自由的家庭地位，早就引起了他的强烈不满，只不过他不愿意将自己的双手握成暴力的铁拳，来对付妻子的唯我独尊。

“后悔？我从不后悔的事儿！”

“想当年，你不是张口闭口说‘你的出现，盘活了我的感情世界’吗？”

苏哈玲想起了这句话，闭上双眼仍能清晰回忆起初恋的情景……

那个百无聊赖的炎夏，踏着最好的年纪，苏哈玲遇见了他，两颗心碰撞在一起，交织出一段平凡而纯粹、甜蜜而苦涩的爱情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。

那年夏天，天很热，苏哈玲突发奇想，想去游泳。学游泳是她小时候的梦想。